

宮本武藏

劍與禪

[日] 吉川英治 著



历史·武侠·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上

①地之卷 ②水之卷 ③火之卷 ④风之卷

重庆出版社

宮

本

劍与禅

武

藏

[日] 吉川英治 著 颜世俊 刘仲达 译

历史·武侠·文学 超值典藏本

①地之卷 ②水之卷 ③火之卷 ④风之卷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宫本武藏 © 1989, 1990 吉川文子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0) 第102至109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本武藏: 全2册 / (日) 吉川英治 著; 颜世俊, 刘仲达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9-04597-5

I. ①宫… II. ①吉… ②颜… ③刘…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0197号

宫本武藏 (上、下)

GONG BEN WU ZANG

[日] 吉川英治 著

颜世俊 刘仲达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 丽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九州财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84.25 字数: 1450千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金庸、 池田大作畅谈 《宫本武藏》

(1998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节录)

金庸：

吉川先生也写大众文学的武侠小说，其中的《宫本武藏》，是他名气最大的作品。

池田：

“大众即大知识”，这是吉川先生的信念。难怪他的作品能拥有“从中学生到老人，从平民到大学教授”的读者群，并且能触动“大众之心”。

金庸：

吉川描写吉岗流的弟子遇到双刀在手、奋勇砍杀的武藏，一个个不堪一击而倒地。在几场战斗中，实践家把教条主义者打得望风披靡，甚是生动。

池田：

挑战剑之道的武藏有一种坚强气质！著名的评论家小林秀雄就这样评论过：“我认为武藏这个人，也许是对实用主义进行彻底思考的第一个日本人。”

金庸：

该书在武藏比武求胜的过程描述中，主要阐述的武道之一，是不断修学，身体成长，同时心理与武功也跟着成长。第二要点是集中精神，除了武术之外，决不分心。第三要点是抛弃教条，只重实践……

池田：

对，重视实践。吉川在描写面对磨练的人与人生时，没有对宿命的愚痴迷信和不平，反而专注于怎样在困难中提升和自我向上，不向人的软弱妥协，对人的坚实韧力充满健康的信赖感。武藏说过这样一句话：“化锄为剑，化剑为锄。”专注于工作即如练习剑道一样，那是放在“锻炼自己”这个层面，无论怎样也是带有相同的价值的，重要的是通过活动来磨练自己的内在修养。

金庸：

《宫本武藏》中有一节（芍药的使者），我觉得那是中国所有武侠小说中从来没有写到过的精彩比武场面。

池田：

我也深以为然，这一幕在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金庸：

吉川先生曾说：“不容欺骗的，是大众的嗅觉，大众的判断。大众乃是大知识，只有大众才是真正的审判官！”我对吉川先生的这句话十分赞成。《宫本武藏》表达了武藏修习武道不屈不挠、坚毅奋斗的精神。我读了中译本之后，也认为此书有巨大的吸引力。

剑与禅——两刃相交，是无所躲闪的

林谷芳

○死生之风光

谈日本文化，就不能不谈武士道。“言必行，行必果”，武士的行踪极像《史记》“游侠”、“刺客”列传里的人物，而“忠君爱国”乃至不顾生命则又让人觉得他们是封建时代里儒家文化的典型，但以此两者，还不足以契入武士的真实生命。

如何使武士视死如归呢？不扣紧这一问题是难以了解武士生命的，“言必行，行必果”、“忠君爱国”都因“视死如归”才有了彻底实践的本钱，而要谈这些，就不能不触及禅的修炼。

禅，是以最明快直捷的态度来面对生死的，尽管无常迅速是佛家的共同体会，但就现世中想直接超越死生束缚者则莫过于禅，它使死生大事永远是禅宗的第一公案，而悟者的世界也必聚焦体现在这根抵天堑的超越之上，历代禅门宗匠最迷人的生命风光也正尽现于此。

元代的无学祖元就是个好例子。因避居元人之乱到温州的祖元，在温州陷落，寺僧逃避一空之时，个人独坐寺中，面对元军以刀剑临颈之状，却吟出“乾坤无地草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的偈语，别人是死生之厄，他却是人空法空，这种气概与彻悟，终使得元军拜倒。

日本的快川和尚也是个好例子。当织田信长的军队攻入快川的寺院时，他与一千弟子却在“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的禅诵声中安然“火定”，火焚竟可如此沁人心脾。

唐代庞居士一家是另外的典型。庞居士“计划”于一日中午示寂，告诉女儿后，女儿却在他出门看时刻时，抢先一步登上父座，合掌坐亡，庞居士见了笑说：“我女锋捷矣！”越七天，有州牧于公来探病，庞居士为他说完法后，竟就枕在他的肘上也“去了”；庞婆见父女都走，跑到田里告诉儿子，儿子听完后竟也随即“倚锄而化”，庞婆便道：“你们都这样，我偏不然。”后遂不知所终。死生，在这一家来说，真可以

说是饥来食困而眠之事！

宋代天童正觉显现又是另一种风光。他活了六十七载，圆寂时留下了一首偈语：“梦幻空华，六十七年；白鸟淹没，秋水连天。”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大事，在他看来，却如白鸟淹没般的自然，而死竟可以就是生命之大美、“秋水连天”之景观。老实说，这首偈语所拈提的甚至比弘一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更让人赞叹，而世上又有哪种修行能体现如此的风光。

死，在禅，是一种观照、一种修炼、一种示现，乃至一种完成，可以说就因有这关卡，生命才能成其意义乃至超越，也才能体现或气魄、或从容、或平常、或大美的风光，一个人如果未能在此用心，则所有世间法、出世间法即只是自我蒙蔽的戏论而已。理想的武士道，正含有禅的这种精神。

然而，武士又是以何种方式来磨炼乃至契入这种境地的呢？就此，参禅的方式方便多门，禅语又谓“挑水砍柴，无非大道”，因此，武士自然就选择了他们之成为武士的凭借——剑来入道。可以说，“剑道”的修习，才是武士的根本，除此，则“言必行，行必果”也只是江湖的义气，“忠君爱国”更可能只是迂儒的行为，甚而还会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兵法何严厉

谈剑道的修行，许多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及宫本武藏，的确，这个日本剑道二刀流的开创者，正是以彻底剑道修行者的面貌留与世人记忆的。

剑本是凶器、是杀人之物，但在乱世，它却也是活命之物、救人之器，死生之别，往往就在剑的一击之中，这种特性，使武士不敢稍忽于剑法的修炼。参禅，要“二六时中，不离那个”，这意指不能让无始以来即有的无明之心有妄为的机会，如此功夫才能圆通融汇，也才能导致身心彻底翻转的悟境，而武士对剑如实地“念兹在兹”，正是一种参禅。

然而，参有彻底的参、有契入的参，也有表象的参、“有隔”的参，如何彻底呢？总要整个生命就是它，它就是整个生命；如何契入呢？总要能显现山河大地触目所及“全体是用”。以此，武士的剑就不能只是个剑，它必得是武士生命实践的体现；剑法也不能就只是剑法，它更是生命宇宙之道的契入。而宫本武藏之所以能成为剑道修行的代表，则正因他一生是这样彻底、契入地来参扣剑道。

在白鹭城天守阁读书三年，气质变化而出关的武藏，为何割舍桥头情人阿通的三年之约呢？在宁可做世间薄情人的表象下，武藏那一刹那，其实正是决心以整个生命

去面对剑道的，这个决心、这个割舍，成就了彻底的参，也终使武藏能在二十八岁就缔造了千古传诵的“岩流岛”之战。

在小山胜清描写岩流岛之后武藏的《是后之宫本武藏》一书中，曾经记有这段传说：武藏一日在庭院中洗澡，忽觉背后有股杀气，转身一望，才发觉死于他剑下的佐佐木小次郎的情妇已拿着一把荷制短枪对准了他，虽然，最后武藏以其无畏之身驱、逼人之气魄终使这女子不仅无法开枪还落荒而逃，但自此，武藏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脱光衣服洗澡过。

如此，“不予生命以任何可乘之机”，正是武藏在剑道上的基本态度，然而，缘何能下这种决心呢？这就要扣及剑法的严厉及剑客的生命特质了。

“两刃相交，是无所躲闪的”，这个禅语点出了在对决之时的“如实”。两刃相向，人平时所仗恃的权威、知识、情感此际都无以做为临阵败敌的依附，社会地位多高、知识多渊博、情感多深刻，在面对“死生”之时，竟都与生命无关了，这是剑客的观照，惟有此剑、惟有自己，才能解决生命的困境，除非不当剑客便罢，既是剑客，就不能不体会及此。

然而，能不当剑客吗？生命的本质不就正在两刃相交时才最能裸露的吗？否则，禅又何必以剑之相向来比喻参禅，武藏就是如此认定了剑道比爱情更能让他体现生命的如实，才走入了他所谓的“独行道”中，剑与禅在此地是真正合一了，武士也因此再也不只是被命运之神推入无尽杀戮的一个世俗生命而已。

武藏这种对生命彻底认真的态度，使他成为一个不谈禅字的禅者，而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武藏生命里的各种风光。

○“剑即一切”与“一切即剑”

禅讲明心见性，讲开悟，而悟正是生命境界的大转换，生命自此从分割的二元世界走入全体是道的世界，于是山河大地、草木虫鱼在悟者看来固都是法身说法，行住坐卧、语默动静更都可以是道的体现，悟者的生命特质正是如此“无隔”，是理事圆融、是事事无碍、是落花流水皆文章的。

武藏生命的不可及是他那“兵法何严厉”的修业态度，而他最引人欣羡的则正是这种“悟后的风光”，武藏如何选择剑道为他一生的修习或许是“常人”所难解的，但他的岩流岛之役以及在书法、绘画、雕刻上的造诣，还有许多修行的轶事却永远能为人所津津乐道。

岩流岛之役是武藏剑客生涯的关键一战，他也以此留芳千古，但如何看待岩流岛

之役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与佐佐木小次郎的这次决斗，武藏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从柴削的长木剑、故意迟到以使对方心浮气燥，乃至抢占背光的有利位置，种种都使激赏小次郎这位早夭英雄的人，无法对武藏释怀，武藏在此，被看成是个心狠奸诈的江湖人，岩流岛则是一个光明磊落剑客的悲情坟场。

然而，对武藏而言，剑法比试所牵涉的果真只是一般观念下的剑法么？自禅的立场，剑法的比试如果只及于剑法，则这孤立的剑又怎可能与生命契合呢？在此，必得是船橹是剑、时间是剑、光影是剑才是，也因此，在中年之后有人问武藏，是否决斗必得抢背光位置，武藏的回答却是：仍可以有“斩阴”之剑。在任何时空中都要使剑能发挥最大能量，只有体会及此，剑的真意才能显现。

更甚一步说，岩流岛之役胜者之所以是武藏，败者之所以是小次郎，正是“一切即剑”打败了“剑即一切”。“一切即剑”，则山河大地，无非是剑，真乃是遍虚空界尽为法身，而“剑即一切”虽也超越了常人，却必得以剑之一端对抗外在的一切，尽管一时可披荆斩棘，但终究则难免于夫复何言之叹！

武藏决心走入剑道是以“剑即一切”的心情切入的，但武藏之所以能成为剑圣，则在于他越此而到了“一切即剑”的境地。我们看那些伟大的禅者，哪个心境初发时，不是以整个生命投入的？在初参之际，取个由生命发出疑问的公案“念兹在兹”、“二六时中，不离那个”，及至开悟后，则“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挑水砍柴，无非大道”，以此，武藏在岩流岛时，实已预示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可能成就。

武藏的书画、雕刻都像他的剑法一样，有一份常人难及的直捷，他自称并没有花多少功夫于此，但比诸他人的传世作品却毫不逊色，即此，惟一可能的解释并非他是各方面的天生奇才，却应该是本立而道生，这种种都只是他悟后的风光而已，而也只有看到这些，武藏的生命才堪称得上是彻底的剑道修行者。

这样的生命层次，诚然已非一般观念的武士道所能达到，而是剑与禅的世界了，也即如此，晚年的武藏才能达到“神武不杀”的境地，谈武士道所不足之处，武藏其实也可做为一个印证的坐标。

○剑道之极致

武藏的时代距今四百年，在日本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武藏的传说极多，而著作也有不同版本，其中，以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与小山胜清之《是后之宫本武藏》最具代表，前者写岩流岛之前投入剑道历练的武藏，后者写岩流岛之后以禅印

剑、以剑参禅的武藏，虽是两人所写，却完整地展示了武藏一生，而吉川英治的书又被改拍成电影，由稻垣浩执导，三船敏郎主演，使武藏的前期生涯成为世人熟知的剑士典型。

以生命境界的高低而论，无疑，后期的武藏自然胜过前期的武藏，而在五十岁那年悟得“真空一剑”、神武不杀的武藏，也方能说是臻入了深刻的禅者之列，以此，小山胜清所描绘的，才真是圆熟生命的修炼与风光。然而，世人感兴趣且熟稔的，却仍是吉川英治所写的一切，这其中，或许缘于后期武藏的生命境界较非一般人所能了解，而剑道与爱情的取舍本也更能触动世人的心弦，但更关键的，还在那亘古一役的岩流岛之战，武藏由此名扬天下，后人遥想此役，也皆有千古惟此一人的慨叹。

岩流岛之役成就了宫本武藏，也成就了佐佐木小次郎，以生命见证此一役的佐佐木小次郎，让蕞尔小地的船岛被称为岩流岛而为世人所熟知（岩流为小次郎的剑道流派名），而岛上有着红色小点的石头，也被认为是由小次郎的血染红所致。

如何看待这一役呢？是两个不世出的天才青年、绝世高手的决战在吸引着大家永久的注意，还是有其更深的缘由呢？

诚然，没有这两个高手，尤其是这么年轻的高手，此役是不可能如此传诵千古的，而对于这一战，武藏与小次郎也应该是被期待的，因为它可以证明谁是天下第一剑手，答案揭晓了，后世之人自然津津乐道。

然而，就为了争个天下第一吗？以此来看，武藏在击败小次郎之后应该是踌躇满志的，但为何他又继续孜孜不倦于道业的修习呢？显然，天下第一不是他乃至小次郎所最关心的，而剑道的极致才是一个顶尖剑客“念兹在兹”的，小次郎以生命见证了比他更完美的剑法，而武藏在击败小次郎之后却仍必须以余生去见证何谓“天下最完美的剑”也就是剑道极致的体现，岩流岛之役因此乃可以败者无怨，而胜者则反须背负着与败者共同的追寻继续走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后来的武藏，而岩流岛一役也才不只是输赢的游戏。

禅，是不离人间万法而行超越的，但要达到这般境界却必须有一段寒彻骨髓的修炼，是以禅者的生命才有禅语，所谓“未参禅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风光。从轻狂少年到以剑入禅，乃至最后神武不杀，禅的这种轨迹也体现在武藏的一生中，真实的武藏不只是个剑客，更是个禅者。

○典型在夙昔

诚然，自大悟的境界而言，武藏的一生也还没能达到彻底透脱的地步，晚年的武藏竟也有一股难掩的寂寞，然而，或许就因为这点遗憾，再加上前期少年的悔悟、爱情的浪漫、求道的执著、兵法的严厉才使武藏的一生能永远活在世人心中。二十年前，夜读宫本武藏的传记，想着这位可敬剑客的一生，我写下了：

江湖久独行，凛冽若孤松；
欲将天地对，不与世人同。
发白添寂意，剑冷泣秋风；
兵法何严厉，寒夜伫冰峰。

这遥寄给武藏的诗，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读来，诗中的一切，对我却仍是点滴在心头，只是，离开了对那“无以回避之剑道对决”的体会，在习禅已变成“啜饮一杯午后香醇咖啡”的现在，心底自不免又兴起另一层无限的感慨。

【作者简介】林谷芳：台湾新竹人，1950年生。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六岁有感于死生，高一见书中句“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无死，不如无生”，有省，遂入无生法门，由此，也开始学习中国音乐。

1974年起，隐市修行并教授琵琶。1988年开始从事文化评论工作及民间讲学。讲学主题为禅修行、中国音乐的人文世界及文化重建，并任佛光大学艺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忘乐小集”召集人。著有《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等著作。

作者自序

本书的初版，大约是在十几年前发行的。而我开始创作书稿，已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

本书后来又重新装订，再度出版。这期间我经常陷入过去茫茫然的思绪中。因为，这期间世事不断地变迁。

以前曾经有人对我说：“你的《宫本武藏》已经成了古典了，它只不过是部旧作罢了！”我苦笑回答：“也许你说得没错。虽然大家认为它只不过是部古典，但对我来说却是值得欣喜的。”

身为一个作家，花了将近二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巨作。现在，仍有不尽理想之处。在作品当中，亦可看到自己尚未成熟的内心世界。但是，无可否认，这个作品原原本本地呈现出当时自己赤诚的工作热忱。现在我已经不再考虑这个作品将来的定位，只要将它交给时代的潮流和评论，交给读者，它自会获得应有的评价。

昭和二十八年晚秋（一九五三）

吉川英治

作者再序——摘自《旧序抄》

宫本武藏的一生充满了烦恼和斗争。他身处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现代人仍无法挣脱这两项苦恼。尤其是武藏所处的时代，更是赤裸裸的斗争社会，因此，他抱着人类求生的本能，遍尝烦恼、苦难之后，猛然觉悟，为挣脱命运的枷锁，以有形的剑，求无形的修罗之“道”，在生命中写下了永垂不朽的记录。

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性欲和肉体上的需求，而文学上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探讨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斗争本能。

本书的主角武藏，终其一生皆在为这种本能之苦而战斗。宿命之苦永无止境，武藏生存在浩瀚无涯的天地之间，相形之下，他的剑渺小得犹如一根针。虽然如此，剑却代表了武藏内心的形象，也是他追求“斗争即菩提、斗争即是道”的代表。对于这些历史课题，我在意的是它所造成的影响。虽然我不是道学专家，但每思及此，即令我诚惶诚恐。因为，即使是一本微不足道的小说，有时也会影响读者的一生。我文学创作的态度，不在于划分作品是文学性或非文学性，而在于将着眼点放在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之上。

刚开始，我因兴趣提笔写作此书，但非自己吹毛求疵，一想到影响之大，便使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得不特别留意，费了不少心思。

多年以来，透过这个作品，倍受读者垂爱，使身为作者的我，对读者的感受更加注重。

我举个小例子，京都有一位以画樱闻名的已故画家，年轻时生活困苦，决定全家自杀以寻解脱。就在他下决心的那天，在晚报上读到武藏攀登朝熊山的那一章，深受感动，遂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后来经由“朝日报社”副刊主任的介绍，与我见了面才谈起此事。另外，游泳选手古桥、象棋八段的升田，两人亦自书中得到启示，得以奋发图强。当我听到这些例子时，除了感到欢欣、受到鼓舞之外，更深深体认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除了作者对读者的影响，读者对作家亦会有所影响。或许可以说，我在不知不觉中亦曾受到读者的影响。

将“书桌”放在大众之间，受大众精神生活影响的文学创作，可能无缘大雅之堂。但是若被彻底地小说化，恐怕只会演变成更可怕的宿命文学。

在《宫本武藏》这部小说中，有一点容易引起争议，有时也会导致评书时的误解，那就是我把人类和封建的种种迹象比喻成一把剑。但是我相信，只要读者志向正确，抱着现代观点，从世界的角度以及社会的角度来读此书，对我书中所指“剑”的真正含义就不会有所误解了。

我认为读者应该在该娱乐时娱乐，该梦想时梦想，配合现实世界诠释书中的道理，自由享受读书的乐趣。

武藏的剑不是杀戮之剑，也不是人生的诅咒。

他的剑是守护之剑，也是爱之剑。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用剑立下严厉的道德指针，奋力解脱人类命运的禁锢。同样，这也正是哲人所追求的道路。

武藏也是个画家，亦有文雅的一面，但因其绘画生涯始于晚年，因此在小说《宫本武藏》里，只提到一些武藏图绘屏风、雕刻观世音像等属于初期文化知性萌芽的阶段。至于他的恋爱生活，亦有他自己的方式，并无意强迫读者模仿。但却可作为现代人恋爱的借镜。而如何对焦，便是个人的自由了。

从现代和往昔这两面镜子中看武藏，便可知他的剑已不是单纯的武器了。

昭和二十四年二月（一九四九）

于吉野村

作者旧序

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想写一本有关宫本武藏的书。后来在《东西两朝日新闻》的副刊上，每天写上一小篇连载。之后，汇集成册，便成了这本书。

对一般人而言，很多人从少年时代开始，即对宫本武藏这个人物耳熟能详。但他大部分都出现在古戏曲或旧时代的读本中，而且受到扭曲。因此，从这些文艺作品当中，根本无法了解宫本武藏真正的内心世界。

近年来，有人开始认真思考宫本武藏的事迹，说他的一生是“用剑道体验人生，得以悟道”，或是“不断苦斗的结果，才得以修得完美人格”。这可以说是一项“武藏研究”的硕果。另外，还有美术史家们对武藏的绘画加以研究及诠释，但是我这部书却只是单纯的小说，并不就此作学术上的探讨。

时下一些戏剧作品丝毫无法表现武藏真正的人格，对此我感到非常不满。因此，依此重新改写毫无意义。既然要写，就必须纠正过去对武藏的错误观念，朝着接近事实、较具现代感、能引起读者共鸣的目标，将武藏重新呈现出来。

另外，由于现代人太过于纤细、讲求小智谋、充满无力感，因此我也期望藉由此书，描述前人过去坚强的精神和追求真挚人生的毅力，盼能唤醒现代人。

本书亦可以说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能对一些眼高手低的习性，引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如此也有它在文学上的意义。这些可以说是我创作这一作品的动机。

虽然如此，我无法确知能达到多少效果。只是，当此作品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热情踊跃的鼓舞，更令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写报纸连载小说，这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热烈的回响以及读者的激励，也感慨良多。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许多不知名人士，在我执笔期间，不断将有关武藏的乡土资料或记录文件寄给我。才疏学浅的我，因而受益匪浅。

昭和十一年四月（一九三六）于草思堂



宫本武藏晚年自画像

(1584-1645)

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决斗于岩流岛，可说是“一切即剑”的剑圣，战胜了“剑即一切”的剑豪。武藏一生致力于严格的自我锻炼，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武侠典型。

目

习

以日本战国到德川初期的这段历史为背景，描述这段由动到静的历史舞台上，一个名叫武藏的少年，带着年轻人的抱负和对英雄的崇拜，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强健的体魄，提一把孤剑，漂泊天涯，寻求剑禅合一的真髓……

地之卷
·
1

拒绝痴情女阿通的武藏，开始踏上修行之路。与生俱来的野性和刚强，在遇上老僧日观后，方明白所谓的杀气，原是自己的影子；尤其在他一心渴望交手的石舟斋的隐宅柴门外，更痛恶到自己的浅薄——战胜不问名利的人，又能得到什么名利呢？于是武藏不断向内沉潜，也不断向外寻求更严酷的挑战……

水之卷
·
103

智僧泽庵，出奇招引导武藏茅塞顿开。武藏的剑所向无敌。他渴望天伦之爱却又拒绝接受，一心追求剑道与人道之极致。他仰慕孤独高雅、隐居山林的石盘斋，自己也曾徜徉于艺林名匠的风雅世界。在五条大桥与佐佐木小次郎无言的邂逅时，正是与吉冈清十郎的对决即将展开之际……

火之卷
·
255

武藏于荒郊野外的莲台寺打败吉冈拳法第二代传人清十郎。陷于孤寂的武藏，结识了艺林名匠光悦，从而了解“寓道于艺的精髓”。青楼女子吉野太夫为武藏斩断琵琶，剖析“及时行乐”以及“人生之弦犹如音乐之弦”的道理。武藏再次与宿愿的吉冈一门相约于一乘寺下松对决。打斗中，他不知不觉地使用大小二刀，顿悟到生死一如的真谛……

风之卷
·
441